



板模頭家（海陸腔）

桃花開

「桃花開來菊花哪裡黃，阿哥來想妹……」，戲棚頂，弦簫吹唱鬧臺臺；戲棚下，傷心之人淚漣漣。暗夜看這齣《雪梅教子》，看到當入文，跔等唱啊唱，2 遍、3 遍，從頭唱到尾。唉，三四十年來，第一擺在臺北看採茶戲，盡歡喜、盡感動、盡傷心、盡感恩。這種心情，就像失落多年个親人，他鄉相見面，不免淚漣漣。

還細時節，在廟坪看三腳採茶，輒常聽著「桃花開」，看阿奶姑同張財主對唱，感覺已生趣、已好搞、已好笑，「新妝个採茶，鬥柄个杓嫵」，連續做 10 暗晡，看到毋肯走，正經「採茶入莊，田園放荒」，迷到犁田、掌草乜唱，透日山歌耐天；做完工食飽夜，領著工錢，「打扮有三妹……」又唱起來。山歌緊唱心緊開，耕種人就恁樂線咩。毋過，共樣个山歌，共樣个鄉音，三四十年後又再聽、又再唱，仰般嘎會流目汁？

恁多年來，在臺北打拚，偲做工人，謀頭路敢有恁該？這下，頭路小可有兜基礎，賺有息把仔錢，過臺北人个生活，戴樓屋、坐轎車、食餐廳，乜已慣、已滿足。毋過，想著親生爺娘，勞碌歸生人，毋曾享福，仰般死偲都毋知，膝頭就會出目汁。實在講，三四十年來，罕得講客，暗夜看戲，聽著鄉音，想起鄉親、鄉情，像有人問偲「食飽㗎，愛去哪」樣，非常親切。又想起，鳳英同偲个喜怒、哀樂，就目汁闌干，想開聲嗽。

鳳英同僱共莊，上下年紀，十七十八少年時，為佢歡喜、快樂，人生係彩色个。二十郎當時，為佢傷心、受恨，人生無趣味。這下老咧，正來怪怨自家……

還記得

「記得少時騎竹馬，看看又係白頭翁。」阿昌叔教佢兜讀个《昔時賢文》，到今還記得。讀漢文該下，鳳英正五年生，背書比僱遽，作文比僱好，吟詩作對，項項打等，先生一等惜佢。平常時，食飽夜就寫字，有閒就尋各種書來看，考試總係打頭名。小學畢業該年，先生喊佢去考初中，厥爸毋肯，講：

「細妹人，識字就好，早慢係別人个家神牌，讀中學做麼个？三餐嘅痢肚都無，哪有閒錢好讀書。」

窮苦人家，日仔難耐，怪毋得厥爸。聽厥爸恁講，鳳英也已認份，學校卒業，就搵手賺錢，顧三餐較要緊。厥爸楊阿陸，同僱兜焗香茅，日夜在山頂顧香茅寮，罕得轉來。厥姆種菜賣，一支擔竿捱到歸十年，兩老做生做死，畜一群大細，實在難賺食。好得，鳳英生著乖莊，放學轉來，畜鴨餵豬、煮飯暖菜，洗湯撿摯，料理到伶伶俐俐，分爺娘放心。

「阿張伯姆好手腳，正起火就喊裁桌」，鳳英正 13 歲，就有這本等。緊工時節，佢會搵手刷雞捋鴨、起火落鑊，兩下半就煮好一桌菜。割禾蒔田，「六月冬，家神牌都會停動」，鳳英也無閒直掣，犁、耙、碌礮並蒔、打、割項項會，做事無輸男仔人。

有閒時節，掌牛、渡細人仔。年下時頭，剷蔗草、攔蔗根、斬甘蔗。該下，正十過歲定，還毋知人我，僱兜歸日共下做、共下奈，好到搞泥無洗手，爺哀也毋會插。毋多知仔，轉大人咧，厥姆會講佢：

「細妹人，毋好恁好搞。歸日同貴生共下，人家會加講。」

過後，鳳英較少來尋偌。一擺過年，佢偷偷煎甜粿分偌食，害偌歡喜到奈毋得。逐日轉來，就想看厥身影、聽厥聲音，連厥腳步聲、停車聲、開門聲，全都聽得出。聽著厥聲、看著厥人，精神就好起來，「日日看妹日日安，三日無看捶心肝」，實在有影。鳳英 16 歲該年，厥姆講：

「『學會三尾好嫁人』，去臺北學做裁縫，正做得嫁人。」

其實，鳳英本成會做裁縫，厥姆講，去臺北 3 年 4 個月出師，轉來做師傅，毋愁無頭路。去臺北前一暗晷，鳳英偷偷來尋偌，送一領胖線衫。講：

「這領胖線衫，刺歸半年，這下天氣漸漸轉冷，愛保重身體。有閒時節，記得寫信仔分偌。」

偌莊下去臺北，西天恁遠，一去兩三年，毋知哪朝代正見面。該暗晷，鳳英頭犁犁，看佢目珠紅紅，就拿一條花手巾送佢。偌係樂線个人，盡愛講笑撩佢，就講：

「兩儕好入骨，斧頭劈毋啟。」

鳳英聽著，嘎笑起來。偌又講：

「天靈靈，地靈靈，觀音娘娘第一靈。兩人雙雙來咒誓，天長地久不斷情。」

講煞，兩儕牽等手，對月華拜拜。記得，細人仔班搞過「私訂終身後花園」个戲齣，毋過，暗夜兩儕盡虔誠，咒誓有準算喔。鳳英一定記得。

鳳英去臺北，偌像失神樣，歸日發咄呆，無心讀書，做事懶懶，三兩日就寫信仔。結果，像紙鷂仔斷了線，完全無回信。半年過忒、1 年過忒，三等四等，心嘎冷忒，「女人心，海底針」，

鳳英想麼个，偌毋知，敢會去臺北嘎變花螺心。等啊等，2 年過後，又正看著鳳英。旨知，這擺轉來，完全變一種樣相。

年三十，看著鳳英。哀哉，無共樣哩，抹粉畫眉，拖鞋著襪，戩鍊、耳環、禁指、手錶項項有，實在花理，看起來盡毋慣。眾人背後講：

「看哪，臺北阿妹就無相同。頭過烏到像火炭，打扮起來變阿旦。」

也有人講：

「掌牛腔，恁花理。哼，敢怕有人包佢食使做細姐。……做賺食嫵，乜無定著……」

該兜婦人家，十嘴九尿脰，講到無一埕好，偌乜聽毋下去。毋過，該兜細妹伴，看著鳳英著到恁萎頭，目珠擘到大大，相賽來問佢：一領衫幾多百？一條戩鍊愛幾千？透日有人圍等，佢就大方身世，盡量逞：

「無去臺北，毋知臺北有幾進步，像偌著這兜，敢見人有才調買？唉，歸生人戴莊下，人都會戩忒，變囡空甥、山戩仔。」

又講：

「後生就係本錢，細妹人在臺北，總愛敢，想愛麼个就有麼个。」

唷，恁樣个話，乜講得出嘴，難怪吾姆罵佢「刺額嫵」。老實講，佢个一身行頭，偌做工 3 年乜賺毋著來買。臺北阿妹靚過旦，偌哪有才調畜？吾姆講：

「偌正講佢，爛菜籃壞底，像種。旨前正經，就嬌芮芮仔，出差世。臺北轉來，就幾稀罕？貴生啊，目珠愛擘金兜仔，莫『張

天師著鬼迷』，魂魄畀牽去，歸日暈佢。該哉，無畀跣著，你若又過同鳳英共下，該就示眾哩。」

「十八嬌蓮甜過糖，哪有阿妹毋連郎？楊家有女初長成，人人想討做舖娘」，一家有女百家求，盡自然咩。毋過，歸日有人在厥屋下，泡茶、講笑、食四秀仔，砧枋狗一大群。也有癲狗跣上跣下，想食豬肝骨，佢見擺看著，就騰火著。成下仔，路項相堵頭，毋輸見著鬼，遠遠就閃開。唉，既然怎樣，僂就莫去鬥當人。年官過忒，包袱仔擱等，跣人走到尾瀉屎，無看著魂合影。

下後，聽眾人講，鳳英仔嫁分有錢人，日仔已豐湧。男家頭三不二時會寄兜錢轉來，厥爸本成做香茅事，這下香茅無價，頭路難尋，苦到屙痢肚。無幾久，聽講厥爸買甲過地穩水田來耕，經濟已鬆頭。僂斯呢，無落無著，半夜想著就會捶心肝。結局，僂就無該命。唉，命裡有時終須有，命裡無時莫強求。

苦力娘

有一日，吾姆同僮講：

「貴生，20歲咧，愛有家寶。若姨个妹仔阿蓉，撈你同年，係僂陳屋个骨底，僮有請媒人去講，阿蓉對你有意思，親上加親蓋好。你去做兵前，舖娘討轉來，僮這老身屍啊，乜有心白好照顧。」

僮講：

「怎樣敢妥當，親上加親這下無時行，後生人自由戀愛，感情較長久。僮想，做兵轉來正打算。」

「取在你，毋過先熟識一下乜好，你看仰般。」

堵好5月13，廟坪做大戲，阿蓉兩子哀來看戲，在吾屋下食晝。阿蓉係都市人，親切大方，同逐儕有講有笑，聰明滑跳，面

形、身胚仔乜嫌毋得。公當講，阿蓉手尖腳幼，人又螳線，黃蜂腰，鯽魚嘴，十人看著九人愛。毋過，靚係靚，講話得人驚。毋知仰般，佢總係有兜驚佢，有時佢來整治佢：

「細阿哥仔，請你看電影好無？……哼，逐擺請你，總係講無閒，學老先生假細義，毋知人家好壞。……」

佢緊講緊笑，佢畀撩到無結無煞，毋知愛講麼个。吾姆嫌佢糗糗，毋曉得賣嘴花。有一擺，當面就咄：

「莫恁死老，人家對你好，就較『阿煞利』兜。像你恁趣，敢跣人得著，做鬼都搶無鴨卵殼。佢哪點輸人，又無癩手跛腳，驚麼个？細俵人，嘴碼愛較會兜。無彩啊，嘍到恁高大，還慇面慇面，難怪阿蓉取笑你。」

阿蓉係做生理个腳事，兩子哀顧店，招呼人客，出入辦貨，非常流掠，看起來已慶腳。佢恁著：這種細妹仔討轉來，同吾姆搵手已好；但係，做吾婦人家，驚怕奈佢毋好。故所，初回見面，就毋敢惹佢。

講起來，吾屋下也已大戶，田地十過甲，又開精米所、有香茅寮，請个工人五六儕，人人喊佢「頭家子」，論家庭乜毋會輸佢，有麼个好驚？總係，佢耕種人較老實，毋敢梟人，毋會變巧，看起來較慇面，毋比得都市人。雖然講，佢係陳屋个單丁子，但係，佢逐項聲事都愛做。旨有 10 歲，爺仔過身，經濟完全在阿姆手頭，從細到大，生活一概阿姆安排。有一擺，毋知著麼个病，一下仔發燒、一下仔發冷，人盡艱苦，劉公醫來看，講愛注射，注 1 門 1 個銀。吾姆講：

「發冷仔輒常有，驚麼个，滾水灌加兜就好。動啊著就注射，哪生恁多錢。」

吾屋下單淨打租就食使毋忒，仰會無錢？總講，就係省儉，1隻錢打24隻結，有入無出，連注射錢都出毋得，冤枉。工人逐隻月初領錢，顛倒俅無半銚好領，見擺討錢，吾姆就擎飯匙堵貓，應講：

「自家做頭家，領麼个錢？食便便、著便便，錢愛留來討舖娘。」

又講：

「陳屋事業恁大，你逐項都愛曉得，將來當家正有法度。後生食苦，贏過食補。日後，家業做盡係你个。」

故所，從細俅就嚟飽任做事，講句較粗，安到「前世無修，俅仔準心白」。有一擺，喊俅搵大肥去淋菸仔，吾姆在園頂看著，就咄：

「該豬屎、人屎大大條，愛用手撚開來，正淋得。」

無法度，僇就乖乖用手去撚。到今，手爪像還有豬屎轟，想著都會嘔。故所，人家喊俅「頭家子」，俅總係應講：

「從來毋識領半銚，『疲爬極蹶，屎肫凸凸』，敢有較爭。」

毋過，準講較艱苦，俅乜毋識講話堵吾姆，唱山歌「喊俅做事俅做事，喊俅打魚俅落河」，笑笑仔，順佢老人家就好。但係，吾姆對阿蓉就惜到命根樣，一心愛討轉來做心白。調兵單來了後，吾姆講：

「你係僇陳屋个單丁子，做兵3年，俅老身屍無俛無憑，已孤栖。俅看，將阿蓉先討轉來，仰般？」俅無想恁早結婚，毋知愛仰般應佢，恬恬仔無麼个好講。

自從看城隍戲了後，阿蓉長透來尋吾姆，搵手做這做該，吾姆也已惜佢，兩儕盡有話講。過後，阿蓉就大方身世戴在吾屋下，

講愛同老人家做伴。佢總係感覺毋像勢，恁著：吾个婚姻，敢恁樣註定？

愛入營前兩日，阿蓉趔工來尋佢講話。佢當面講：「偲个婚姻，若姆打算好咧。你同意也好，毋同意乜好，早慢愛結婚。」

佢講：

「等做兵轉來正打算。」

阿蓉係緊性个人，直槌打直鼓，緊講緊大聲：

「你佬著你係陳家个長子，就大主大意咩，敢有帶念著老人家。」

續等又講：

「佢係麼个身份你敢知，照實同你講，佢正係陳屋个骨肉。你啊，麼个身世敢知？哼，去問阿昌叔就知。」

聽阿蓉恁樣講，佢敢係半路仔拈轉來个？嗯，有一擺，瞞瞞聽阿昌叔同吾姆講起，險怕有影。第2日，煞煞去問阿昌叔。阿昌叔講：

「唉，講著就衰過。若爸陳德利，財產恁多，降著7個妹仔屎，長透唉唉唸唸，愁講：『百年歸壽了後，家神牌無人拜，斷貳祖宗一支香。仰結煞？』有一擺，同人講起，想討阿菊仔做細姐。好死毋死，兩下半分德利伯姆聽著。噢荷，該就會佢毋直哩，若姆哪肯放佢煞，擎菜刀、食農藥，麼个齣事都變得出來。有一日，大路堵著若爸德利伯，當眾就放勢股劇，刻到矇線。若爸老實人，畀嚇到面色瀝青，屎粕都驚滯，毋敢聲佢。過後，德利伯姆做主，講：

「偲正降个滿女送人，另外拈一個俵仔轉來。恁樣，你這老猴牯，就毋愁死貳無人拜斗咧。」

續下去，阿昌叔又講出一段故事來……

※

※

※

有一日，一個婦人家揸樵來德利伯个精米所賣，德利伯看著就問：

「麼个伯姆，大肚朗碰還愛揸樵來賣？」

伯姆聽著，就講：「唉，老公發癱風毋會做，屋下大細又多，……」正開聲，就目汁造流。德利伯心腸一等好，看該伯姆身體已紮增，老實又勤儉。想講：嗯，這婦人家降个細人仔，一定盡康健。就探該伯姆講：

「你幾多個細人仔？」

伯姆講：

「4個妹仔3個俵仔，還有2個分人畜。」

「伯姆，這擔樵俵做盡同你買。這兜錢，你拿去毋使找。」

伯姆拿著錢，緊領頭，緊講「承蒙」。德利伯又講：

「我看你係艱苦人，今日算偈有緣，想同你參詳看啊，做得無？」

伯姆聽著，就領頭。德利伯講：

「俵就有妹仔無俵仔，你這胎若降俵仔，分俵捕來畜。仰般？」

伯姆看陳屋大戶人家，人已良善。自家一群大細，無才調畜，有人愛收留，暢到奈毋得。當場就應德利伯。

無幾久，伯姆斷真降一個俵仔。煞煞喊鄰舍去同德利伯講。陳屋送已多禮，又有豬片並現金分伯姆。兩家聘好：「細人仔捕

過手，就係陳屋个人。大家愛分明。」為著細人仔好，兩家人約束莫講出去。

阿昌叔講：

「該個細俵仔，就係你咩。若親生爺哀，過身幾下年咧，衰過。今這下，德利伯乜無在咧，你也知人我咧，佢正講分你了解。還有，該阿蓉就係德利伯姆个滿女，正滿月就搨分厥姑表姊妹畜。陳家个事業，佢兩姊哀早就按算好咧。你呀，想愛得著，怕難嘍。」

※

※

※

原來，阿昌叔就係當初吾親生爺哀个鄰舍，識教佢兜漢文。聽佢講了後，正明白自家个身世來歷。養哀畜偲，當然愛有孝佢。毋過，阿蓉正係陳屋个骨肉，大方身世入門來戴。像恁樣个形投，另日結婚，佢貴生註定「墮下跔」，歸生人做番仔牛。這種婚姻，千萬使毋得。該哉，黏皮愛入營做兵，先閃開 3 年乜好，退伍正打算。第 2 日打早，就坐火車去兵營報到。

等郎妹

吾姆長透講：

「男仔人，毋好軟柔搭確，看起來戇面戇面，會分人欺負。」

又講：

「你呀，人又已大樣，甲種體格，仰會看起來糗糗。做兵了後，看會較像男仔人無。」

結果調兵抽著籤王，海軍陸戰隊 3 年。聽講，訓練已艱苦。佢想：六月頭，透當晝貌禾割佢都毋驚，做兵過較艱苦，敢會比耕種較艱苦。毋過，陸戰隊無簡單，出來已風神，又乜好。

共梯入營个新兵，聽講有一個啞狗，入營幾下日毋識開口。奇怪，甲種體格，仰會啞狗？看厥戶籍係美濃人，有一暗晡，佢試講客話問佢：

「你戴美濃咩？」

「係呀。」

「麼个名仔？」

「阿福。……」

原來，228 該下，阿福厥爸逐日看報紙，有毋識字个阿伯問佢，講報紙寫麼个，佢就當眾讀分阿伯聽。好死毋死，噯分官廳知著，捉去拘留幾下日，嚇到會死。出來了後，歸家人走去園山，毋敢出來，細人仔做盡無去學校讀書。

厥爸字墨已飽，自家在屋下教漢文，《增廣》、《幼學》、《四書》阿福讀透透。但係，北京語、學老話一概聽毋識。來到兵營，毋敢開嘴，人家恠著佢係啞狗。共連个客人無幾多儕，10 支手指拗還有伸，大家已相惜。阿福人老實，又肯學，國語、學老話佢就加減教佢，又共下讀隨營補習班，取得學歷證明，兩儕變成好朋友。

有一日，連長講：

「陸戰隊跆拳道班招募隊員，愛報名个做得來登記。」

聽人講，跆拳道班十分嚴格，歸日仔分人腳尖牯撩、拳頭嫵推，準打搞个。訓練出來，又無升階級，無幾多儕敢去。一暗晡，阿福來湊佢，講愛參加跆拳道班，佢講：

「無搭無碓。十分艱苦，又無升階級。愛去做你去，佢正無恁賸。」

阿福講：

「僂客家人『曲不離口，拳不離手』，功夫學著就係本等，毋驚人欺負。後生人，驚驚咩，拂佢！」

分佢講一下，想講又乜好，兩儕有伴，就共下去簽名。去到跆拳道訓練中心，報到頭一日，對學校門爬等落去，透路仔石牯漏翹，阿姆哀，搥到歸身溜皮溜骨，出血烏青，像泥鬼樣。新入隊員透日操，分老兵準甥仔擲，正經拂到有罇慄。但係，想著鳳英仔，恁孤盲、恁無情、恁絕心，僱貴生分你看衰，冤仇入骨，心頭有恨，好，就盡勢牯拂、盡勢牯推、盡勢牯踢，嚙等牙根，忍耐下去。拂慄咧，心肝正經較無恁痛。毋過，講罔講，成下仔想噉無目汁。鳳英啊，到底仰般，會恁樣對僱。

人講「臺灣人做戇兵」。僱感覺，你若係「生鐵打成鋼，戇牯變好漢」，做兵就有目的。訓練期間，感情莫想恁多。逐擺，跆拳道班長講愛尋選手，阿福就湊講「驚驚咩，拂佢」，僱兜就共下擎手，自願參加比賽，「敢死就贏人」，輒常得獎，在班上已風神。

訓練出來，歸身曬到烏刻刻，手腳流掠，加已紮增。行到路項，愛打愛推做你來，毋驚壞人，這正係男子漢。轉到連項，做跆拳道教練，對自家已有信心。

人講：「做兵 3 年，豬嫲變貂蟬。」確實有影。正退伍該下，二十三歲个細倅條仔，身體紮到像一條牛，看著細阿妹就合合上。阿福講：

「想討姐仔，強強會發腔狂。」

想著就好笑，男仔人，逐儕都共樣咩。但係，想著阿蓉，僱就傷腦筋。做兵期間，阿蓉不時寫信仔來，會退伍咧，追到像馬

咬著。有一日，佢來兵營面會，在兵營門口等。佢湊阿福做伴，共下去營門，遠遠看著阿蓉，阿福就偷偷仔講：

「喂，若姐仔人才好，後生又恁靚，打扮到蓋鬧，擺點心等郎來。你看哪，『等郎妹，想老公，想到卵出出』。」

阿福好講笑，佢噏到會死。毋過，講笑罔講笑，莫去惹佢較贏。佢拿兜衫褲搭佢帶轉去，吩咐一切平安，請阿姆放心。

退伍該日，想講若係轉去老屋，堵好分阿蓉秦著鼻公，做番仔牛，歸生人搭泥卵，「死田螺毋會過坵」，人生仰得過？學老戲講「無行未出名」，趕這下還後生，去臺北罔罈看哪，無定著有好空个，賭罈造化。離開兵營，直接坐火車去臺北。「啥物攏毋驚，向前行！」

學老妹

來到臺北，無佷無憑，伸手堵壁，正知無人牽成，頭路難尋，仰結煞？為著嘍痢肚，高不將去工地拔磚仔、擎鐵筋、釘板模。總愛有事好做，佢就毋會枵死。

日時頭做小工，暗晡頭戴工寮，食飽領清，工錢比莊下有較多。戴臺北，目珠擘開就愛錢，做小工賺毋成錢，師傅工較好賺。佢就認真學，看人疊磚仔、縳鐵仔、釘板模、洗石仔，技術加減學，毋曉得就請教師傅。成個月過後，大概乜有學起來。人家疊磚仔，1日800垵，佢疊1千垵。洗石仔乜已好賺，磨1隻樓梯4點鐘，做得賺5千，做兵1個月正75個銀，準講做小工，比耕3甲地較贏。

「行行出狀元」，佢兜工地，有一個拱板模个師傅，看起來已後生，手路摺人無相同，佢1儕當得佢三四儕，工錢當然比人高。照佢看，拱板模已有學問，功夫好壞，看佢拱圓个樓梯个轉

角就知，還過，收尾乜愛算準準，佢樣正會好看。但係，聽講佢係大陸人，同人無交雜，想學厥技術，妄想。毋過，江湖一點訣，肯學就會，佢愛專心研究。其實，長久打算，一定愛長兜本錢，湊一班師傅貌工事做，正會賺有錢。㗎，做板模頭家，就係佢个夢想。

年三十，大家轉年，伸佢自家戴工寮，閒閒罔釘。包商个妹仔春蘭來巡工地，看著佢就行兼來，用學老話講：

「哪無轉去過年？」

「阮是有路無厝的人，工寮罔蹠，有空課加減做。」

暗頭仔，佢買兜小菜、麥酒攞來工寮，兩儕共下食夜，有講有笑。佢講：

「每擺來工地，就注意看你，阮爸講你功夫袂糗哦。」

「阮做工的人，頭家毋棄嫌，予阮有飯食，蓋感恩。……」

過後，春蘭輒常來工寮，尋佢譚哆。佢無嫌佢做工人，已會相惜。在臺北無親無戚，有人照顧佢，該種恩情比天高，盡感恩。其爺哀也已開化，講：

「貴生是善良人，跔踏實地，老實認真，若愛娶阮春蘭，毋免定金，少年仔有佻意就好。」

厥爺哀又搵手出錢贖屋，安頓家寶。第2年年下仔，就公證結婚。結婚無幾久，有一日，阿福來工地尋佢。看佢釘板模，笑講：

「山狗仔，老屋有十過甲田好耕，又有靚舖娘好揸，毋知好愛，走來臺北做工，敢有較贏。」

「定定仔長兜錢，過一駁仔，想湊一班板模師傅，貌兜事頭來做。」

「工字母出頭，莫妄想。佢兜公司愛請一個保全人員，工作安定有保障，佢第一就想著你，臺北尋透透，正尋著這位。」

堵好臨晝仔，春蘭攞飯包來。阿福問講：

「幾時交著个細阿妹。」

佢講：

「係吾學老嫲。」

阿福聽著，笑到會死。春蘭問講：

「啥物係『學老嫲』？」

佢講：

「講你係河洛查某，未袂聽客話，叫伊莫講客話。」

春蘭怵著正經，就領頭緊笑。工地个婦人家聽著，就講：

「喂，春蘭啊，你莫去予騙去，伊笑你係『菜店查某』，你閣咧笑，僥倖噢。」

春蘭聽著，嘴嘟嘟捶佢一下，幹頭就走。春蘭好性體，知佢好講笑，毋會發譴。阿福講：

「討著學老人，客話斷忒半條筋。」

「打拚事業較要緊，暫時無管恁多。」

聽阿福講，佢該間公司月給毋會差，外水已多。比論講，佢做招待所廚房个領班，有一回，帶厥姆做个剝皮辣椒來，切幼幼

仔，一條做一盤，準小菜送分人客食。該下旨有人食過，大家相賽點這項菜，廚房師傅問：

「1 盤賣幾多？」

「1 百。」

一日銷幾下罐，1 罐十過條，值歸千銀。阿姆哀，仰會恁好賺。厥姆就煞猛做，阿福就煞猛賺。佢又講：

「在這間公司，你若做得長久，頭家盡肯牽成。這下，公司愛用人，敢有想試看哪？毋過，照公司規定愛先考試。」

「喊佢做事佢毋驚，講著考試，就局膿咧。」

阿福一句老話：

「驚驚咩，拂佢。敢死就贏人。」

又講：

「頭家雖然係學老人，毋過佢有講，愛尋像佢這般陸戰隊跆拳道班個人，莊下客家子弟優先採用。」

聽阿福恁樣講，既然恁相惜，試看哪乜好，就拿證件分佢去報名。

考試該日，十過儕取 1 儕，筆試考忒又口試。主考官看吾資料，問講：

「你就係陳貴生咩？」

佢應：

「係啊。」

又問家庭背景，做兵个經過，佢照實講一遍。問忒，佢轉工地趕聲事。幾日後，通知單寄來，正式錄取，黏皮就去報到上班。

董事長姓古，大家喊佢「古董」，做人實在，毋好虛華，要求嚴格，獎勵後進，希望員工做長久，這就係公司个特色。幾年後，阿福升主任，古董喊佢問佢：

「古董愛請你接招待所領班个缺，仰般？」

機會難得，當然好啊。當日，就寫切結書，並簽名、摺印仔。1 禮拜後，就去報到。逐日跔古董接待貴賓，有時兼做司機。一回生、兩回熟，漸漸仔乜會同佢閒談。毋多知仔，又做幾下年。

有一日，阿福講起：

「公司愛起一間工廠，該工事已大，愛做幾下年，古董想設一個營造部門，請專人設計、畫圖、監工。你會做板模，想請你負責這部門，仰般？」

佢又講：

「你做得自家湊一班師傅，貌土木工事來做，將來基礎打好，申請成立營造公司，古董會搵手。」

創業做頭家，就係佢个夢想，有貴人相助，當然感恩不盡。做板模聲事，老底有經驗，尺寸、坪數、人工、出料、資本自家會計算，湊師傅乜無問題。投資吊車、貨車、板模毋使幾大資本，兩下半就整理好勢。

佢雖然做粗工，但係材料實在，手路紮實，絕對毋會梟人。每日收工，工地一定伶伶俐俐，板模準藝術品來做，看起來乜鬆爽。佢想，這就係佢客家人个本色。古董盡安謐，同業已相惜。公司个工廠起好了後，續等十大建設，六七十年代，堵著建築業好光景，頭路緊做緊大，到今 30 零年，有兜基礎，發展已順序。

該當時，社會轉型，莊下細妹仔卒業，來都市入電子工廠；農民做閒咧，就來臺北做小工。有鄉親來尋僇，就盡量搵手安頓。阿福開餐廳，事業做到當大，對鄉親也十分照顧。

這幾年，聽細人仔講，學校有教母語，正想講僇係客家人。在臺北，同業一概講學老，無人知僇係客人，「夢裡不知身是客」，盡見笑。以早，僇海陸人講四縣，阿公阿婆就罵「背祖」。這下，大細講學老，阿公婆知著，毋知會仰般罵，實在盡見笑。

人老咧，尋鄉親較有話講，聽兜客家歌，感覺已好。一暗晡，聽「新竹風情」，聽著鄉音，想起故鄉，想起鳳英，打扮像阿旦，唱啊唱，就會流目汁。雖然講，僇離鄉不離腔、無忘祖宗聲，但係細人仔毋曉得講，僇有罪責。

「出外營生客，何曾忘故園」，這下，僇做得到，就出息把仔錢做獎學金，分故鄉窮苦人家子弟讀書。前幾日，轉去發獎學金，一個學生妹仔來領，看佢頭那毛染到黃黃。心中恹著：一擺領 8 千，染頭那毛使貳 2 千，敢有麼个目的？雖然講「兒孫自有兒孫福」，頭過毋比這下。僇總感覺「千金難買少時貧」，僇就係少年窮苦，正知好認真打拚。頒獎了後，校長紹介僇係「白手成家」个模範，僇就講自家个故事，分後生人參考，感覺已安慰。

花手巾

上日仔，阿福來尋僇譚哆。幾下年無看著，見面就該句老話：

「山狗仔，嚟飽閒閒毋做事，樹下寮涼咩。」

「孤盲頭，恁久無消無息，恁著你消貳咧。該哉，看起來還已健。」

「六十大零，還不勝紮咩。僇兜美濃人講啊，愛食得、睡得、做得、寮得，還愛扁得，阿哥你敢有才調？」

「唉，人老就無效，像一條老閹牯，毋會走醒咧。」

「像你啲，死較好睡。講正經話，楊鳳英，還記得無？」

「哪個楊鳳英？」

「若共莊人啊，對你已關心咩。」

「你仰會識佢？」

「佢係古董夫人相認个妹仔，大家喊佢『鳳姨』。三四個月前，過身咧。」

「講佢做麼个，做佢去死，干偈釐事。」

「古董夫人身體毋好，在市外別莊養身，透長年鳳姨照顧等。唉，鳳姨一儕人，無子無兒無老公，已淒涼。死了後，麼个都無，就伸這兜東西。」

阿福拿一隻封等个盒仔出來，講：

「古董夫人知鳳姨關心你，毋過你有家寶，毋敢分你知。今這下，人也無在咧，夫人交代偈來尋你，看愛收留無？佢講：「有閒就看，無閒就燒燒忒，乜無相干。」

阿福講煞，有事先走。打開來看，有一條花手巾，就係當初偈送鳳英該條，還摺到已好勢。手巾打開來，上面用紅線繡等「……不斷情」7隻字。手巾底下，有一本日記簿。詳細看，正知鳳英佢……

※

※

※

「吾貴生愛討阿蓉，若鳳英莫來膏吾貴生。哼，麼个身份，細妹人，愛較自重兜。」今日，聽貴生厥姆當吾姆面前恁樣講，心肝頭盡艱苦。又聽佢講：

「鳳英愛去臺北，加早去，最好莫分吾貴生知。不准若鳳英寫信仔、寄東西分吾貴生。假使分俚收著，就貼在電火楯分人看，示眾。」

想俚鳳英，窮苦人家，哪敢得罪好額人。去臺北前一暗晡，偷偷去尋貴生，也毋敢講起德利伯姆个話。阿爸同德利伯焗香茅，毋堵好火燒香茅寮，賠毋出，逼俚來臺北裁縫店做工堵數，盡恨……。半夜睡毋落覺，看這條手巾，就像看著貴生。……接著貴生來信，盡歡喜，又毋敢回信……想著貴生就噉。

※

※

※

頭家娘來裁縫店做衫，同俚已有緣，愛認俚做妹仔，厥妹仔摺俚同年。頭家娘拿盡多新衫、新鞋送俚，還有骰鍊、耳環。俚絕對毋敢領受，頭家娘講係厥妹仔無愛个，拂忒乜打爽。……唉，想故鄉又毋敢轉故鄉，出來 2 年，難得轉去。……有細妹伴來尋俚奈，就講兜不裕不膝个話，挑試分德利伯姆聽，俚鳳英毋會死賴若貴生。貴生啊，俚毋係花理个人，驚怕你心忒軟，莫怪怨俚絕心，……悲莫悲兮生離別……聽講阿蓉戴在貴生屋下，佢兩儕敢怕愛結婚……哇，又噉一暗晡……。

※

※

※

頭家娘請俚去厥屋下食飯，一個老阿婆已孤栖，原來係頭家厥姆。早先，阿婆自家戴莊下，有一駁仔身體無好，頭家接來臺北戴。阿婆盡會講客話，厥俤仔、心白從細來臺北讀書、做頭路，客家話「識聽毋識講」，變成「學老客」，同老人家講無路。阿婆歸日坐等恬恬，無話講、無笑容，衰過。該日食夜，俚用客話問阿婆，佢正開聲講話，講起莊下、老頭擺个事情，已有好講。成下仔，同佢講笑，乜笑到 gid gid 滾，精神加盡好。

過後，阿婆長透尋佢譚哆，頭家娘喊佢來厝屋下照顧老人家，就像厝孫女。到阿婆過身時，服侍佢也有幾下年。老人家過身前，有吩咐：「手尾錢愛留一份分鳳英」。佢鳳英哪敢領受，毋過，阿婆有交代，頭家娘就直接寄轉老屋分老人家，分吾爺哀買田養老，盡感恩。唉，古屋个恩情大過天，佢愛報答。

※

※

※

阿福來公司，講起做兵个事情，有講起貴生。就拜託阿福去探貴生个下落，唉，仰會無消無息。今年，公司愛請保全人員，又拜託阿福去尋，聽講貴生在工地做小工，盡毋盼得。拜託頭家娘同人事課講，一定愛採用貴生……。該哉，有採用。……吩咐阿福，絕對莫分貴生知佢鳳英个事情。唉，貴生哪知，一定會棄嫌……

阿福講貴生有舖娘，毋係討阿蓉，應當已圓滿。暗夜轉來，噉一暗晡……公司愛設營造部門，一定愛牽成貴生……

※

※

※

看忒鳳英个日記，正知鳳英受盡委曲，為著爺哀老弟，同人照顧阿婆。為著牽成佢个事業，恬恬付出，從來無分佢知。鳳英，佢貴生有了解，你係佢个貴人。佢千不該、萬不該怪怨你。鳳英，貴生虧欠你忒多，對毋起，盡失禮，盡感恩。

暗夜，經過社教館，看著大門貼有採茶戲个廣告，已久無看戲，就入來看。「桃花開來菊花……」，唱啊唱，就目珠溼溼……

作者感言

用客家人的思維，來寫客家人的音容笑貌、喜怒哀樂，是我常有的念頭。這篇「板模頭家」，描述臺北都會區客家人的心情故事。一個農村客家子弟，獨自來到都會區打拚，會有什麼樣的遭遇，如何「硬頸」適應現實生活中的考驗，是不少臺北客家人的共同記憶。出門在外，不如意時，在鄉音中得到撫慰；行有餘力時，不忘回饋故鄉。看似傳奇，卻有所本，乃現今都會客家的縮影。熱愛客家文學的鄉親們，歡迎一起來品頭論足。

黃學堂

國立臺東專科學校 退休教師

